

李红秋： 感谢矿山的哺育



李红秋陶醉在音乐中。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

□本报记者 吕占伟

再过一个月就是60岁生日了,和音乐教育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李红秋与鹰城同龄。4月26日上午,阳光温煦,走进市区体育路15号院的大门,院内过道旁一簇簇月季

一岁随父母来到鹰城

1957年5月28日,李红秋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煤矿总医院。父亲李春润是唐山人,母亲潘舒庭是湖南人,两人大学毕业后都被分到开滦煤矿设计院,由此相识并结婚。

1958年春,1岁的李红秋跟随家人来到平顶山。她的父母是国家第二批派出支援矿山建设的煤矿技术人才。李红秋听父母说,他们坐火车来到柏楼火车站时,平顶山十分荒凉,到处是茅草、石块。

父亲先被分到平顶山矿务局(现平煤神马集团)煤矿科学研究所,接着是矿务局生产处,后来又分到矿务局工人干部学校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在九矿、矿务局林场工作,“文革”结束后又回到矿务局计划处上班,直到退休。

从事音乐教学17年

在李红秋的印象中,父母一直都很忙,但她和妹妹都很懂事,很自律。她小学就读于矿二小(现新程街小学),1971年就读于矿中(平顶山实验高中的前身,建于1958年),“当时矿中是初中,上着上着,矿中有了高中,我就在这里上到高中毕业。”李红秋说,当时平煤的子弟必须经过考试,成绩优秀的才能上矿中。

1977年,李红秋通过高考考入平顶山师范(现平顶山教育学院)音乐班,班主任是我市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郑响声。1980年,李红秋毕业被分入一矿中学(现市41中,2005年划归市教育局管理)教音乐,在她的印象里,当时的一矿中学是“一栋二层小红楼”。

感谢矿山的哺育

李红秋从小爱唱歌、跳舞,上初中时,她在学校宣传队里唱京剧、表演节目。她还擅长拉小提琴、手风琴,家里至今保留着她当年在幸福花苑平房前专心拉小提琴的照片。照片中,年轻的李红秋美丽大方,眼神中透出灵气,歪着脑袋忘我地演奏着。

李红秋告诉记者:“平顶山6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茅草棚子变成了高楼大厦,名医、名院、名校层出不穷,尤其是市区中学教育发展迅速,原来只有一所市一高,逐渐发展了市一中、平顶山实验高中、市二高、市三高、市二中等多所公立高中,私立高中的发展更不用提了。”

花香扑鼻,沁人心脾。记者穿过院子一直向东走到头再向北拐,看到一幢居民楼,居民楼3楼就是李红秋老师的家。

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,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。坐在自家的沙发上,李红秋翻着几本影集,将陈年往事娓娓道来。

母亲先被调入平顶山矿务局计划处搞统计,随后调入矿务局总医院(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的前身)工作。李红秋说,总医院建于1956年,当初只有两间草房,260名医务人员、200张病床,经过60多年的发展,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如今已成为一所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、保健、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甲医院。

李红秋一家先是在优越路一带的简易房屋里住,后来又干打垒房(一种简易的筑墙方法,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)里住,再后来住进了幸福花苑的平房里,上世纪80年代在体育路15号院安顿下来。李红秋说,她与前夫离婚多年,十几年前,父母相继去世,给她留下了现在所居住的房产,也是父母唯一的房产。

见证平煤教育发展

“一矿中学建于1960年,我被分去的时候有18个初中班,6个高中班,教师大多是矿上的工人。1990年荣庆龙矿长号召加强师资力量,聘请上海退休高级教师任教,号召教师进修达标后再任教,教学质量大大提高,20世纪90年代中期,一矿中学被打成我市一流初中。”谈起自己执教过的学校,李红秋“门儿清”。她清楚地记得,当时企业办学兴盛,平顶山矿务局办了不少学校,几乎各矿下边都有自己的子弟学校,培养出不少人才。

李红秋在一矿中学从事音乐教学17年,后来被调入市自来水公司工会,参与公司乐队的各种演出。退休后,她又在市老年大学教音乐至今。

在李红秋的影响下,儿子成为一名高中美术老师,儿媳也从事教育行业。

谈话间,李红秋走进卧室,掀开一层绒布,一架黑色钢琴露了出来。这架钢琴是30年前她花4000多元买的,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,足见李红秋为了音乐是多么舍得。李红秋掀开琴盖,轻抚琴键,一首首名曲从她指尖流淌出来。弹着弹着,她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:“我爱你中国……”旁若无人地陶醉在音乐中。

“是矿山哺育了我们一家,鹰城也在一代代矿山人努力下一步步向前发展,变得更加美好!”采访临近结束,李红秋动情地说。

华中年： 昔日住草房 今天居高楼

□本报记者
王辉 文/图

华中年1957年出生在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社区,是土生土长的平顶山人,现担任大营社区居委会副主任。4月26日下午,记者来到大营社区居委会华中年的办公室,采访了这位浓眉大眼、身体壮实的男子汉。



华中年在办公室翻看《平顶山晚报》

建市初期,市区呈“丁”字形

提及当年的平顶山,华中年说:“以前,平顶山叫平顶山特区。小时候印象中的平顶山市区,主要呈‘丁’字形结构,即以东西走向的矿工路为一横,以南北走向的中兴路为竖勾形成的‘丁’字形结构。”那个时候,矿工路和中兴路(北段)这两条主干道两边有一些单位和居民区,而建设路以南,光明路以西大部分地区都还是田地,“那时候,也没有现在的帘子布厂(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)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,华中年上高中,市区的城东河、月台河和吴寨沟都是从平顶山上流下来的自然河道,吴寨沟是一

条臭水沟,河沟两侧杂草丛生。那时的市区没有诚朴路与鸿翔路,更没有诚朴路湛河桥,也没有沁园小区,现在的建东小区和体育村,曾经都是庄稼地。

1981年,市区建设路开始向东延伸,与许南公路相接,市区东大门有了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市建成了建东小区和体育村,随后又筹建了鸿鹰小区和平顶山贸易广场。2000年前后,市区东城河、月台河和吴寨沟也逐步得到整治,变成了现在河水清、环境美的样子。这些变化,扩大了市区规模,使城市框架逐渐拉大,城市面貌焕然一新。

村民乘坐木筏去种地

华中年说,童年时期的大营村几乎四面环水,周围有寨墙,村北和村东有月台河绕村而过,村南是湛河,村西则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水沟。当时村里有十几个生产队,其中第一生产队(下称一队)的村民在湛河南岸有一片庄稼地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大营村南的湛河上没有桥,河床宽阔,河水较深。一队的村民带着

农具去田地里劳作,需要乘坐木筏横渡湛河。有一年,一队一二十个村民同乘一个木筏渡河,行至湛河中间不慎翻倒,大部分村民落水后获救,有三个妇女不幸溺水身亡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大营村南的湛河上及村北的月台河上开始建桥,结束了村民乘坐木筏去种地的历史。

全家年收入800多元

在大营村上完小学和初中后,1972年秋天,华中年考入市三中读高一。他说,从大营村到市三中有三四公里的路程,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和干粮步行去上学。学校当时也有食堂,但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,高中三年,他很少去食堂吃午饭,都是啃窝头喝白开水。

记者问华中年:“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吗?”华中年说:“没有,那时村里条件好点的家庭兴许会有一辆自行车,去学校的这段路当时也没有公交车。”中学时代,华中年家里共有10口人,

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和他们姐弟6人,全家人住6间茅草房,厨房是一个没有墙的草棚子,家里吃水需要到井里挑,直到1975年,全村才用上自来水。“那时,饭能吃饱,衣服往往是小孩儿穿大人改小的衣服,弟弟穿哥哥的,直到穿烂为止。”

高中毕业后,华中年回村务农,后来又在生产队里干过出纳,开过拖拉机。一年下来,一家人除了在生产队分得的粮食以外,还分得800多元钱,当时在村里也算是收入较高的农户之一。

城中村改造,生活越来越好

上世纪80年代后,大营村村民的生活逐步好转,华中年家也不例外,家里先是盖了瓦房,后来又改造成平房,住房越来越宽敞。1983年,华中年承包了三辆卡车,干起了汽车运输,收入渐渐增加。1985年,华中年买了一辆摩托车,一时令左邻右舍羡慕不已。

上世纪90年代,华中年投资办了一

家化工厂。1995年,他花十几万元购买了第一辆私人轿车,全家人的生活迈上一个新台阶。

10年前,大营村实施城中村改造,改造后,华中年一家分得了五六套房子。此后,一家人与其他村民一样搬进市区建设路东段和谐佳苑上上城、太和花园等高层住宅。